# 【王熙凤艳情遗秘】【全】

宝玉依在凤姐怀里，这在往日也属平常，如今知道了女人滋味，那感觉便大不相同了，手臂碰到凤姐的胸，只觉娇弹弹、圆耸耸的，与玩过的几个丫鬟那软绵平淡胸脯可谓天地之别，加上马车的颠簸，晃得他神魂颠倒的。

凤姐儿皱眉道∶“宝兄弟，你今个怎麽了？贴得这样紧，天气又热，叫人都出汗哩！”宝玉厚着脸皮说∶“我也不知怎麽了，今个只想贴着姐姐你。”他俩虽份属叔嫂，却甚少有那些正经称呼，人前人後倒是常以姐弟相称。

凤姐轻轻打了宝玉一下，嗔道∶“你傻啦？小心被别人听到笑话。”宝玉见她嗔媚神态，不禁痴了，那心里边更痒，说道∶“我们姐弟亲热谁笑就让他笑去，我又不怕，好姐姐你就让我挨一挨麽。”仍密密的赖在凤姐怀里。

凤姐听他越说越不像话，心中一动，假意活动腿子略微一抬，大腿上竟碰到一根硬硬沉沉的巨物，隔着裤子还透过温热来，宝玉脸也红了，更贴在姐儿怀里撒娇。

凤姐心里明白了几分，笑咪咪道∶“宝弟弟长大了，也会吃女人的豆腐了是不是？”

宝玉脸上愈加烧烫，争辩道∶“这不是的，我们姐弟亲热，往日不是常常如此，也没见你说呢！”

凤姐把手儿在宝玉下边那巨物上轻轻拈了一下，笑道∶“还狡辩呢，往日如此，怎麽也没见你这东西大起来呢？”

宝玉再说不出话来，且被凤姐这一拈，魂魄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，只死缠着他这神妃仙子般的嫂子。

凤姐俯下头来，在他耳边悄悄说∶“这些事是谁教你的？怕不是你那混帐薜大哥带坏的吧？”薜蟠那呆霸王的一副品行皆落在众人眼里，凤姐自然先想到了他。

宝玉可不敢乱赖到别人身上，说道∶“不关他事，是我梦见个仙女姐姐教我的。”凤姐儿哪肯信，伸手到他脸上轻拧了一下，笑骂道∶“又撒谎呢～～不是他就是你房里的哪个不知羞的丫头了。还不快给我招来，是谁？”

宝玉撒野道∶“真不关谁的事，是我做梦会的，说与你听，你又不信！”他把脸埋在凤姐那丰美软弹的怀里磨蹭，闻着那里的香甜气味，早就不知东南西北了。

凤姐被他在怀里拱得心神不定，气息也有点浮了，又探试问道∶“你梦里会的，那有没有跟人真的做过？”宝玉闷在她怀里答∶“有。”凤姐说∶“哪一个人？”宝玉支唔起来，凤姐笑道∶“我不过是谁便问问，你紧张什麽？你房里那些丫头将来哪个不是你的！”

宝玉这才勉强说∶“袭人。”其馀两个被他亏了的还是不敢说出来。

凤姐笑道∶“我也想有的就准是她哩！我的宝兄弟果真长大了，你晚上回屋里仍找她陪你睡去，现在快给我坐好来，弄得人好不舒服。”声音却是腻腻的。

宝玉听言察色，觉凤姐似未严厉，不由心中一荡，竟一臂环住凤姐，一只手在她腰上乱摸。

凤姐晕着脸静了一会，看见车窗帘子有一丝缝儿，便趁宝玉没注意拉好了。一低头，见宝玉那只不安份的手竟似要往衣裳里钻，忙伸手捉住，含嗔笑骂道∶“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调戏你哥哥的老婆麽？”

宝玉嘻皮笑脸道∶“我想起来了，前两年你叫我到房里帮你写东西，说我淘气，掏了我的东西出来玩，那算什麽呢？”

凤姐脸一红，想不到那麽小时的事他竟还记得，再绷不住脸，笑啐道∶“那是你琏哥哥在外边偷女人，我一时气不过，也想损损他，偏巧你跑过来玩，却没什麽用，你告诉过别人没有？”

宝玉摇摇头说∶“这种事我怎麽会说给人听？只是我当时不懂事你要我耍，如今我懂了，你又不让我了。”又愤愤道∶“我哥哥在外边偷人，你却只为他守着。”

凤姐摆手道∶“莫提他，如今他老实点了。”又含羞道∶“真是个我命里的小冤家，现在你懂了，想怎样了？”宝玉听得心喜，道∶“我现在只想这样。”两只魔爪到凤姐身上乱探，不时钻到衣裳里去了，所触皆暧滑软腻，只弄得凤姐儿媚眼如丝，娇喘吁吁，却再不阻他。

宝玉在凤姐耳珠畔低道∶“当日你掏我的东西出来玩，现在却不想了麽？”摸进衣服里的一只手探到了她胸脯上，拿住一只丰美软弹的玉峰，稍稍用力握了握，只觉手掌都软了，却有哪个小丫鬟比得上？

凤姐乜眼宝玉，腻声说∶“那你掏出来让我瞧瞧，如果还像当日那样没用，我也不想。”她开始渐渐感觉到宝玉长大後的魅力，眼前的一张俊脸，似那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加墨画，鼻如悬胆，睛若秋波，不禁眼饧骨软，春情泛滥。

宝玉心荡神摇，竟真的解下腰间大红汗巾，褪下裤子，掏出那早已怒勃的大宝贝来，只见肥若婴臂，红润光洁，前端一粒宝球红油油圆润润，巨如李子。

凤姐一见，惊叹道∶“我的娘，竟变得这麽大了！从前就招惹人，现在还得了？”不禁伸手在那红彤彤的圆球上轻轻一捏，竟软绵如剥了壳的荔枝果，再往下一捋，茎杆却是硬如铁石，且又烫又光，身子顿了半边，满怀在想∶若被这宝贝弄进去，不知是个什麽滋味？

宝玉那宝贝被凤姐捏弄得好不舒服，笑道∶“姐姐要是喜欢就拿着玩吧！”自在凤姐身上上下探索。凤姐痴迷无比，也捋玩他那罕见的宝贝，实在爱不释手，心中无限感慨∶“这根宝贝他日不知美谁了？”竟暗叹自个已有所属，想着想着又吃了一惊，暗骂自己胡思乱想。

宝玉胡弄了一会，又动手去解凤姐儿的腰带，凤姐捂住腰头，娇喘道∶“不能再乱来了，姐姐就这样用手帮你去去火吧！”

宝玉眼珠子一转，别看他别的事上痴痴呆呆，这种事反倒有不少心窍，对凤姐儿涎着脸说∶“这样又不行，好姐姐你也把裙子脱了，让我瞧着，这火才去得了。”

凤姐耳根都红了，啐道∶“你有什麽耐性？偏只这样我几下就把你弄出来，信不信？”说着手里转动，一根玉葱般的指头搭到宝玉龟头马眼上，刁巧的揉了几下，顿把个色宝玉揉了个魂飞魄散。原来她怀了大姐儿时，头尾不能与贾琏行房，那会房里还没收了平儿，又不许他去外边胡来，便是用手帮她丈夫抚慰过多回的，里头究竟下过多少功夫，因此这手上功夫自然十分娴熟巧妙。

宝玉忙改口求道∶“好姐姐，我实招了，只是也想极了看看姐姐的宝贝，这车里又没别人，你就算疼我一回吧！他日宝玉定然好好听姐姐的话。”

凤姐听到心里，暗念道∶“宝玉将来必定是这家里顶梁的大柱子，他哥哥或许还及不上他，我怎麽不笼络他呢？”於是软叹一声道∶“你这冤家小祖宗，叫姐姐怎也硬不了心哩！今天被你胡闹一回，他日若忘了，我就呕血死算啦！”一只手自松了腰带。

宝玉心魄早被她勾去，忙不迭地应道∶“凤姐姐，好姐姐，若我贾宝玉忘了今日姐姐疼我，便叫我被天上的雷劈成两半，再被火烧成灰，又撒到海里去喂王八。”眼睛只盯着凤姐的腰畔。

凤姐叱道∶“胡说什麽！你心里记着姐姐就行了，乱发什麽誓呢！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你不能对人乱说，就是像你房里袭人这样的丫头也不能说，否则传到我耳里，看我不把你小子宰了！”

宝玉连连点头答应，说∶“我会傻到这份上麽？”就见凤姐松了手，那罗裙小衣滑了下来，露出雪腻的肚皮，下边腿心上竟是黑黑密密整整齐齐的一片毛儿。宝玉心中“通通”狂跳，说∶“看不见。”就动手去捋，分开秘草丛一看，只见里面殷红嫩粉，线条分明，浓艳淫糜，与他玩过的几个小丫鬟大不相同，不禁看痴了。

凤姐儿被他拿住要害，又见他目不转睛的盯着，身子都软了，一阵春潮发出来，把那些娇嫩物都罩上了一层透明的薄露，显得更加娇嫩淫秽。

宝玉兴奋不已，得寸进尺，动手动脚，弄得凤姐儿娇躯乱颤，娇喝一声道∶“宝玉，你弄什麽！”宝玉却不以为然，说∶“好姐姐你为弟弟去火，我也侍候姐姐舒服一点。”竟用两指去捉揉她那蛤嘴里的殷红肉蒂，只因它会活泼泼的颤动，又比所玩过的几个丫鬟都大上近倍，便份外得趣，十分贪恋。

凤姐呻吟道∶“才不要你呢～～”却被宝玉弄得舒服万分，一道道电流般的感觉从下体传荡到全身，那黏腻的淫水直涌出来，流得蛤嘴内那些娇嫩有如涂了一层油，滑溜得叫宝玉捏拿不住。

宝玉更是来劲，又求凤姐揉他的宝贝，凤姐依了，姐弟两个便在车里相互手淫，一路销魂，只是皆努力悄声静气，生怕被车外的丫鬟家仆听去。

宝玉忽然跪起来，握着自己的大肉棒凑到凤姐腿心。凤姐忙用双手挡住，瞪着宝玉道∶“要做什麽？”宝玉气喘呼呼迷迷糊糊道∶“姐姐今天就给我乐一回吧，我实在想死姐姐啦！”

凤姐道∶“这可万万不行，已经跟你胡闹得这般过份，要是再那样就算乱伦啦，将来下地府祖宗们可不饶的。”

宝玉烧着脸苦求，道∶“现在就是老天爷也不管了。凤姐姐你看，我多难受呐！”他捧着那大宝贝可怜巴巴地送到凤姐儿面前，只见涨得又肥又大，一颗龟头绷得圆润润、红通通、油光光，弯弯的向上翘起，如玉洁白的茎身浮起了一条条蜿蜒的青乌小龙，叫哪个女人看了能不心醉？贾琏的东西也比这个弟弟逊色多了。

凤姐悄悄吞了口口水，道∶“好弟弟，姐姐还是用手帮你弄出来吧！”宝玉不依，只缠住闹。

凤姐只是不肯，你道她三贞九烈麽？那也不会让宝玉跟她玩到这份上。其实这凤姐儿骨子里是属水性风骚的那类妇人，时时把那贾琏盯得紧牢，自己却不时偷食。因她看过贾琏买给她玩的淫书，书上说∶丰润少年最滋补身子，可长驻容颜，所以她最讨厌那些面貌枯黄、发乾肤菜之人，有如贾瑞之流，想偷她却被她折腾个半死，而心里最喜欢那神采丰朗、容光焕发的少年人，譬如东府的贾蓉、贾蔷之类的俊俏小子，都藉办事之便悄悄偷过。

而宝玉神采，又远在他们之上，只因为老祖宗最疼爱，又以为他年纪还小，尚不懂那风流事，更有家里人人都看着他，所以不敢惹他，今日宝玉自己缠上，本是天赐良机，她却多了一层心机∶“若我轻易与了他，恐怕过後却叫他看轻於我，且待我吊一吊他再说。”

凤姐越是不肯，宝玉便越急，好听的甜言蜜语和软话一股脑都搬出来了，只求能尝这仙妃容颜般的嫂子一回。

凤姐见火候渐到，方要软下来一遂他愿，忽听车外家仆报道∶“二奶奶、二爷，宁府到了。”慌得姐弟两人手忙脚乱地拭汁抹汗，整理衣裳。

凤姐挽了挽秀发，见宝玉仍神情不定，帮他拿好衣襟，妩媚笑道∶“刚才的胆子到哪里去了？”宝玉顿又痴了。这会子车已进了宁府停下，凤姐儿便拉着宝玉的手下车去了。

王熙凤（二）凤姐叮嘱贾蔷道∶“可别忘了你叔叔的话，我干我事的去了。”说着乜了贾蓉一眼便出去了。贾蓉忙送出来，却一路跟到旁边贮放贵重之物的小房，悄悄的轻掩上门。

凤姐瞪他道∶“你跟我到这里做什麽？”

贾蓉笑嘻嘻的向凤姐说道∶“婶子要什麽东西，吩咐我开个帐给蔷兄弟带了去，叫他按帐置办了来。”

凤姐笑啐道∶“别放你娘的屁！你看这屋子里，我的东西还没处撂呢，希罕你们鬼鬼祟祟的？”

贾蓉神秘地笑道∶“侄儿现就有一样希罕的东西，婶娘见了一定喜欢。”从袖里摸出一本装璜极其精美的锦面册子，献到凤姐面前。凤姐心中一跳，忖道∶“莫不是那有趣东西？”接过一瞧，面上写着《玩玉秘谱》，旁又有小字题注∶“品玉阁曼虚灵”。翻开里边，果然是画了一幅幅妖精打架的春宫图儿，旁边还配了一行行字体娟秀的香艳诗词。

凤姐坐在椅子上，装做平常随手翻看，默不作声，不一会却面红耳赤起来。贾蓉见状从後边悄然搂住，笑道∶“侄儿可没诳婶娘吧？这春宫可是托人从‘品玉阁’花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买的，仍是阁中大名鼎鼎的专职画师曼虚灵之作。早就拿来想孝敬婶娘了，可婶娘近来却总不肯让侄儿近身哩！”凤姐亦不相拒，原来她素喜神丰气旺的年青人，早已与贾蓉兄弟俩有泄，藉那办事之便不时偷欢。

“品玉阁”是京都四大青楼之一，名响天下，多少达官贵人都是那里常客。不但美色如云，还顺带经营那些风流淫秽的房中秘玩，且件件精品，价值不菲，凤姐早有所闻。

凤姐啐道∶“怕是你自己买的吧？那‘品玉阁’你平日不逛个熟络，还用得着托人去买！”

贾蓉俊脸一红，双掌扪抚凤姐那对尖翘高耸的玉乳，笑道∶“婶婶可别冤枉人，侄儿可是从不上那些地方的。”

凤姐“呸”了一口，道∶“鬼才信你。”身子已有些发软。贾蓉趁机松她腰里的汗巾，凤姐已是满怀情欲，津溢花溪，便没拦他，任他褪了罗裙小衣，露出雪腻的下身来，仅自玩看那春宫册儿。凤姐素来喜欢这种东西，贾琏也不时从外面弄些回来与她玩赏，却无一可比贾蓉今日送来的这套，果然是出自名家手笔，幅幅画得惟妙惟肖，十分逼真，荡人心魄。

凤姐翻过这一幅，只见上边画的是园子里一处隐秘的角落，一张锦被铺在一座大假山的阴影里，旁边摆了鲜艳花卉和精致盆景。有一女子卧在锦被上，头睡着筒枕，四肢如蜘蛛般紧紧缠抱压在她身上的男子。旁有题跋∶“夜行船。眼花卧柳情如许，一着胸，不觉金莲举。云髻渐偏娇欲语，嘱郎莫从容住。”

凤姐识字不多，似懂非懂，思量着那句“嘱郎莫从容住”，不由一阵心神迷醉，偏後边那贾蓉还摸股探蕊，弄得她好不难过。

又翻过一幅，却是画了个暗晦的院子的角落，长桌上覆以一张席子，席上有一本书、一个卷起的画卷。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裤子在女子後边耸弄，女子的裤子则已褪到足踝，一只绣花靴子已脱落，裙角隐隐露出那窄窄的金莲来。旁边题跋∶“翰林风。座上香盈果满车，谁家年少润无瑕。为探蔷薇颜色媚，赚来试折後庭花。半似含羞半推脱，不比寻常浪风月。回头低唤快些儿，叮咛休与他人说。”

凤姐看到那句“回头低唤快些儿”，不由更是心驰神往，在那里细细品味。

贾蓉笑道∶“婶娘看了这幅画儿，今日可肯让侄儿试一试那後边了？”凤姐头也不回，红晕着脸啐道∶“想得美！就是你叔叔，我也不肯与他那样呢～～”贾蓉陪笑道∶“叔叔能有仙子般的婶娘，真叫蓉儿妒忌死了！”心中却暗喜，想道∶“她那後边到现在竟然还没给那不是东西的家伙开过，我便是折寿，今天也得想法子弄到手。”

再翻了一幅，只见画中一长发及腰的女子把自己悬在衣架上，男子则站在脚凳上，从後边来交她，左边是一张桌子，右边从窗里望出去是一座假山和桃花。旁边题跋∶“鹊踏枝。牡丹高架含香露，足短难攀，小几将来渡。宛如秀士步云梯，疑是老僧敲法鼓。轻轻款款情无限，又似秋千摇曳间庭院。兴发不堪狂历乱，一时树倒猢狲散。”

凤姐看得心内发，忍不住笑道∶“这也奇了，哪有能这样玩的～～”贾蓉笑道∶“怎麽不能？等会婶婶也到那边的衣架上攀着，让侄儿来好好侍候，定叫婶婶尝尝那画里的滋味。”凤姐儿香魂欲化，仍啐道∶“偏不和你胡闹哩～～”

连翻了几幅，贾蓉在旁极尽挑逗之能事，惹得凤姐春情汲汲。她身材虽属苗条，那淫水却十分丰富，一缕清黏的蜜汁竟从蛤嘴里悄然流到足踝，又湿了那红绣鞋儿。

又见一幅淫艳图儿，画的是荷池边的竹林里，有一小姐模样的女子只褪了下边小衣，倚靠在一个蹲踞的丫鬟背上；丫鬟却抱住後边的绿竹杆。男子也全身冠带，只褪了裤子，一只手擎了小姐的腿在前抽插，那交接处竟细细画出来，纤毫毕现。旁边题跋∶“东风齐借力。绿展新篁，红舒莲的，庭院深沉。春心撩乱，携手到园林。堪爱芳丛蔽日，凭修竹慢讲闲情。绿阴里，金莲并举，玉笋牢擎。摇荡恐难禁，倩女伴暂作肉儿花茵。春风不定，簌簌影筛金。不管腰肢久曲，更难听怯怯莺声。休辞困，醉趁馀兴，轮到伊身。”

贾蓉最喜欢这幅，见凤姐也看得出神，不禁在後边打趣到∶“什麽时候也叫平儿来侍候婶婶来个‘东风齐着力’，那可爽死啦！”

凤姐冷俏俏啐他，道∶“你馋平儿，我倒没甚什麽，只是小心你叔叔把你小子给阉了！”说罢合上那锦册子，但见双颧抹霞，眼波似醉，却道∶“都是这些东西，不看了。”

贾蓉知趣，把凤姐抱到屋\*\*的一张桌子上，笑道∶“我也来侍候婶娘来个‘夜行船’耍耍。”凤姐此际已神魂醉，淫心如炽，便闭了凤目，只凭他恣情“侍候”了。

不一会被贾蓉担起双腿，一根烫乎乎的大肉棒在蛤嘴上挑了几挑，粘了好些腻汁，忽一股脑直顶了进去，美得凤姐儿娇娇地腻叫了一声，叹道∶“我的儿，这一下太好哩～～”由於有那春宫助兴，凤姐儿只觉今日更比往时份外得趣。

这边，贾蔷还在跟贾琏说话，悄问道∶“二叔要什麽东西？侄儿顺弄便来孝敬。”贾琏笑道∶“你别兴头。才学着办事，倒先学会了这把戏，我短了什麽，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，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贾蔷这才告退，出了门，便东张西望四下寻找起来。

凤姐正与贾蓉神魂颠倒，到了那难舍难分的关头，无奈玉龟总难弄着花心，便涩声道∶“你再弄深一点，不要叫人不生不死的。”忽听有人接道∶“婶婶花径幽深，当然不能浅尝即止啦！”却见是贾蔷推开虚掩的门进来，笑道∶“果然又是在这房里，可叫我好找哩！”

凤姐俏脸通红，却起不了身，咬牙问道∶“你也来做什麽？”贾蓉却神色如常，仍按住她耸弄，笑道∶“听说他也寻了一样好东西来孝敬婶娘哩！”却是刺得更深，尽寻那花心勾挑。

贾蔷笑道∶“没错，侄儿也有好东西要孝敬婶婶呢！”说罢，从腰里摸出一条火红红的大罗巾来，除了色泽艳丽，并看不出其他什麽特别之处。

凤姐奇道∶“这样的东西我不知有多少，你还拿来做甚？”贾蔷上前托抱起她两股，将那巾子垫在下边，又在她雪腻的小腹上亲了一口，笑道∶“婶娘先别问，试了再说。”

凤姐只觉股下那罗巾上竟有阵阵温热传上来，薰得身子都热了，不禁暗暗奇怪，心里忽的一阵懒洋洋，待贾蓉再次抽动起来，不知怎麽竟觉内里无比敏感，与从前大不相同。突然花心上被贾蓉的龟头清清楚楚地挑了一下，顿美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差点就要排出精来。不禁娇呼道∶“好奇怪哟～～怎变得这般爽利？可弄死人哩～～”

贾蔷笑而不答，贾蓉也不理，一味发狠耸弄，只觉凤姐那花房内竟似变得又烫又滑，比方才更甚；最奇是她那幽深处的花心，刚才还软中带硬，而今却变得软烂无比，龟头一旦碰到，就连骨头都了。心里不由暗暗称奇，不知他兄弟从哪寻来这宝贝来孝敬凤姐。

凤姐儿不住娇呼出声，那双修长的白腿狠命枷住贾蓉的脖子，颤声道∶“又碰着人家的心子了┅┅哎呀～～又碰了一下！啊┅┅啊┅┅好像┅┅好像要揉掉啦～～”虽说她在房里也是个姣浪妇人，可贾氏兄弟俩却从没见她嘴里如此放纵过，都知是那两样房中秘玩的功劳，贾蔷更是得意。

过不一会儿，贾蓉突然俯身紧抵住凤姐，不再耸动，凤姐却美眸翻白，那双还穿着红绣鞋儿的小脚只在桌面上乱点。贾蔷在旁见状笑嘻嘻道∶“怎麽？难道就┅┅”贾蓉涨红着脸点点头，也笑着闷哼道∶“婶娘出来了，啊哟哟～～好汹涌哩！啊┅┅啊┅┅”他只觉被淋得龟头一阵麻，丹田精欲翻涌，差点也要射出来，因知还大有得玩，忙运气锁住自己的精关，方没射出来。

原来这秘法却是他前一阵子泡在“品玉阁”里，花了两千两银子，从一个专门传授男人技巧的房中师娘那学来的，叫做“如意小金锁”，专固守精关，至今还没失手过。

贾蔷眼勾勾地望定凤姐那丢身子时的妩媚玉容，丹田股股热气直窜上来，下边那话儿已硬得跟石柱似的。等了好一会，见凤姐那劲头过去了，对贾蓉笑道∶“你且歇一下，让我也来侍候侍候婶娘。”贾蓉笑笑让贤，贾蔷蹂身而上，担了双腿，一枪又挑了凤姐。凤姐儿刚丢了一回，这被贾蔷稍一弄，竟又立刻畅快起来，如痴如醉。

贾蔷那话儿比贾蓉还要稍长一点，十下当中便有三、四下可弄着花心，凤姐挨受不住，又觉美不可言，美腿在桌上乱蹬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搂住贾蔷的脖子娇喘道∶“你刚才放在我下边那块红巾子是什麽呢？灸得我全身都烫了。而且那里头爽利无比，叫人要死要活的。

贾蔷这才得意道∶”这巾子可是大有来历的，乃是天津‘点花楼’秘制的宝贝，叫做‘欲焰红罗’，前後一共只做了二十九条，每条价值近两千两银子呐！只卖达官巨富。传说是‘点花楼’里的名师用了几百种催情与补身子的名贵药材蒸煮三年方成，其效只助兴却丝毫不伤身子，女人坐在上边，无不飘飘欲仙哩！婶婶可是也觉得如此？“那天津”点花楼“的档次和规模丝毫不逊京都四大青楼，所出品的房中秘玩自然也非同一般。

凤姐双颊似火，如痴如醉地嗔道∶”兄弟俩不去学好，就会寻这些邪门东西来晕你们婶子！“她腿心的蛤嘴内蜜汁如雨淋漓而下，润得两边大腿皆滑，馀者滴落到那股下的火红罗巾上，说来也怪，转眼便乾，化作股股热气反蒸上来，更是通体发烫，果然十分厉害。

贾蔷狠命抽插，只寻花房深处那软烂非常的花心儿挑刺，虽说十里只中三、四，却也够凤姐儿消受的了，只觉眼饧骨软，香魂欲化，又是要丢的光景，且这回来得愈快。

贾蓉一旁看得兴动如狂，又见凤姐那滑雪雪的玉股轻拆，心中一动，便叫贾蔷将凤姐儿抱起，自己从後边掩上，趁机采她後庭。凤姐此际心神迷醉，筋麻骨软，哪能相拒？那股心早流注了大片黏滑的淫汁，正好为贾蓉的肉枪通融，强弄了一会，只听凤姐娇啼一声，已被他硬生生地刺进去了。正是∶嘤咛娇声啼未住，春风已开玉庭花。

两兄弟将凤姐儿夹在中间癫狂，真好似那玉连环，到处牵连，难以解破。两根肉棒彷佛只隔着一层薄嫩的皮儿在里面搅弄，都觉淫亵无比，心里各自销魂。才再弄了十来下，凤姐儿呼道∶”真被你们哥儿俩给闹死啦～～“便在两人中间哆哆嗦嗦地又丢了一回，花精淋到贾蔷的龟头上，实令他翕翕然了好一阵，美不可言，幸没射出来。而他并未像贾蓉一般学过什麽房中术，却是早先暗服了一粒”点花阁“出品的春药”三精采战丸“，哥儿俩真是各有各的神通。

凤姐梅开二度，疲惫已极，倒在椅子里，不动声色的对贾蔷道∶”你这条巾子果真是要拿来孝敬我的？“贾蔷笑道∶”这个当然，婶婶只管拿去放在房里慢慢享受。“凤姐这才笑了起来，招过来在他脸上轻轻啖了一口，道∶”好乖的侄儿，不枉我往日疼你。“贾蓉在一边嘻嘻笑道∶”婶婶原来只是疼蔷儿，我却白费心机了。“凤姐在他脸上拧了一下，笑嗔道∶”刚才趁人不备偷了你婶婶的後边，弄得人要死要活的，还想我疼你哩～～“贾蓉却趁机赖入她怀里撒娇，笑道∶”蓉儿卖力却不讨好，下回再也不干啦！“贾蔷听了，也赖着要尝凤姐儿後庭一回，凤姐拗不过，且适才一试，那滋味也还就去日B便勉强再受一番。一时玩得忘情，没了顾忌，凤姐涩声问道∶”听人说，那什麽‘点花楼’和‘品玉阁’除了经营那些房里玩器，还有专人传授房中秘术，是不是真的呢？“贾蓉听了暗自发笑，心道∶”若我不是从那‘品玉阁’里学了锁精的法子，刚才早就被你淋坏了。“却不敢说出来。

但听贾蔷说道∶”想来定是真的，据传北静王就从‘品玉阁’学了好多房中术，现在他那府里几十个妻妾都被他治得伏伏贴贴的哩！“凤姐听得出神，腻声道∶”哪有这样神奇的？不过这一说来，世上真有房中术这回事了，也不知是什麽样的？“贾蓉打趣笑道∶”回头婶娘也叫二叔上那‘品玉阁’学去，若他不肯，便待侄儿去学来孝敬婶婶。“凤姐儿大羞，要拧他的嘴，却被他变了脸，一阵狂抽猛刺，顿如那风中柳斜，雨里花残，杀了个零乱不堪。

贾蔷在後，只觉凤姐儿股内纠结如箍，又肥美又刮人，实在美不胜收，一阵兴起，也挥戟掩上，兄弟俩那对肉棒隔着那层薄薄嫩嫩的皮儿你揉我顶，奇趣横生，妙不可言，好不销魂快活。

三人颠鸾倒凤，玩得凤姐儿连丢数遭，嘴里娇呼个不住，实在挨受不了，便道∶”你们叔叔在家，不好耍太久。“贾氏兄弟这才出了精，贾蔷就放在她玉股里，贾蓉却不敢射在花房内，拔出来求凤姐用嫩手儿接了。

从此这婶侄三人，关系更加”亲密“了。真是∶一府大小亲上亲，只有门前石狮净。

王熙凤（三）凤姐过去为贾母斟酒，宝玉心神又到了她身上，忙问道：”是上回庄子里送来的糯米酒么？我也喝一点。“凤姐转过来，含嗔乜了他一眼道：”平时也不见你喜欢喝这酒。“提了壶往宝玉杯里倒酒，宝玉见靠得近，趁机在她下边腿上摸了一下，凤姐微晕了俏脸，竟没走开，又自斟了一杯酒，站在宝玉旁边，装作听那白婆婆说得入神。宝玉心中大喜，一只手在凤姐裙里大肆放纵，周围便是老太太、王夫人、薜姨妈等人，侧面还有宝钗、黛玉、三春众姐妹，只觉那种刺激与销魂的滋味实在无与伦比，哪里还有心思去听白婆婆的江湖故事。

凤姐忙了一下午，周身汗腻，又被宝玉闹了一回，刚才再到贾母处侍候了一顿，早已浑身难受，一进屋便叫平儿准备要换的衣裳，嘴里直道：”累死人啦，快去弄了汤水来松松骨头。“平儿忙出去唤了彩哥、彩明进来备了香汤，帮凤姐宽衣卸妆，扶进澡盆，又去衣柜取她屋里着的衣裳。

凤姐歪在澡盆里，看平儿在柜前拿衣裳，说这件不好那件不要，平儿耐着性子陪她挑了半天，嘴里咕哝道：”也不知爷晚上回不回来呢，这么折腾人哩！“凤姐笑骂道：”你在这屋里越发有脸了，算我求你的。“最后才说：”这几天又好热哩！“终选了一套薄如蝉翅的小衣，又拣了一只极艳亵的玫色小巧肚兜方作罢。歪在那不一会又说周身酸哩，叫平儿过来捶肩头，这才舒心适意的泡在热汤里，眯了双眼，几欲睡去。

朦胧间不由想起宝玉来，心头自是一片酥醉，忽又有些患得患失地思量道：”下午没守住给他胡闹了一回，不知等下他还会不会去假山那儿寻我？“凤姐浴罢，先到榻上眯了一会，心中有些按捺不住，起身对平儿道：”我过去太太那坐坐，你爷回来就叫他先歇了吧。“平儿道：”真奇怪，你回来那么晚吗，用得着这样交待。“凤姐笑道：”你爷这几天想你，昨夜还在央我，今儿我就晚些回来，好让你们便宜呢！“……宝玉一边受用她那娇言涩语，一边细细品弄，兴奋哼道：”姐姐，你里边那东西怎么会咬人呢？可爽煞我啦！“原来凤姐这花心是个名器，叫做‘蟾蜍蕊’，凡与男人一交接，便如那婴儿就乳一般，咬得男人舒服无比，却是十分罕见，千里难逢其一，她扭动蛮腰，娇嚷道：”别老碰那儿呀～～人家酸死啦～～等会儿你……你也会受不了哩～～到时可没得玩了，啊～～啊～～“宝玉哪里肯听她的，笑道：”姐姐放心，今夜定管你吃个饱！“只顾姿情耸弄，连连用龟头去揉弄那会‘咬人’的嫩花心，宝玉又抽添了数十下，只觉一下比一下畅美，突然精关一软，酥麻麻的泄意流荡龟头，心中吃惊，但已把守不住，两手用力握着那软滑的双股，将肉棒深深地插住，就一抖一抖地喷出精来。那凤姐竟是个无比敏感的尤物，只被他喷射得”呀呀“娇呼，两只姣美绝伦的白足在那浪纹大红锦被上乱蹬乱蹂，宝玉眼角瞥见，更是泄了个江决千里。

过了好一会，宝玉定了定神，只见身下那凤姐柔柔的蜷成一团，慵懒娇媚地眯着如丝美眸，正似笑非笑地瞧着自己，不禁有些脸红，解嘲道：”姐姐在笑我么？我一时销魂，就把持不住了，让姐姐不能快活，真是该死。“凤姐笑盈盈地说道：”谁说我不快活呢？你紧张什么哟～～“宝玉不好意思道：”可我也太快了些吧！“凤姐笑得更妖娆，薄嗔道：”谁叫你那么馋呀，都告诉你不要老去……去碰那儿，你又不听，急得跟什么似的。“宝玉又探手到她下边摸索，笑道：”姐姐那地方美死人哩，叫我怎忍得住呢？“又与之温存起来。 凤姐喘息道：”你还要玩吗？“宝玉笑道：”让我再好好侍候姐姐一回。“凤姐娇吟道：”再玩一次就要放人家走喔～～“宝玉兴狂过一回，有了些定力，心里盘算着得好好将这绝色的尤物玩个透。遂将凤姐上边的衣裳也脱去，只见一对高耸美俏的玉峰娇颤颤地弹出来，十分惹人，不由用手满满握住，只觉不大不小，正堪一握。

这回宝玉只慢慢的来，使尽生平手段，抽添了百多下，谁知依然渐渐又有些忍耐不住了，突想起这凤姐好像一直没有过泄身子，俯在她耳畔问道：”丢过没有？“凤姐没应，半晌才腻声娇嗔道：

”你慢吞吞的，人家怎么来？“过不一会，宝玉自已却受不住，只觉阴茎要紧处又酸又酥，再次土崩瓦解，一股股热精射了出来，颤声问道：”你还没来么？“那凤姐噘着嘴儿嗔道：”人家就要来了，可你又缴枪了～～“宝玉心中惭愧，压她在身底不住狎玩，不一会又勃了起来，只觉这尤物真是令人欲罢不能。

凤姐喘息的娇腻道：”你都说再玩一次就放人走的，怎么现在又把那东西搞到人家的肚子里来呢？“宝玉神魂颠倒，抱住她求道：”好姐姐，就丢一回给我尝尝吧！“凤姐”咯咯“笑起来，娇媚说：”没出息，一个男子汉，哪有这样求女人的？“宝玉寸寸地亲吻她的粉胸，作出一副软甜相道”求求姐姐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！“凤姐半晌不出声，忽细细声道：”人家喜欢从后边来。“宝玉如闻仙音，心中大喜，当下将她翻过身去，贴着她的粉股，用龟头揉开两粒银珠子，不疾不徐地推了进去，只觉比从前边入又是另一种风味。

凤姐娇言涩语道：”哎～～不要太深……再出来一点儿，哎呀差不多了，下边一点……嗯……就是那儿了……“宝玉依言而行，在她花径浅处寻着一小片微韧之壁，只一揉耸，顿搞得她浪声娇呼，比先前皆盛，知是弄着痒筋，便在那个地方狠狠插刺起来，果然非同寻常，只奸得她淫液横溢，粘了东一块西一块，又比前两次丰润了许多，阵阵淫糜的奇异甜味流荡在空气中。

宝玉乐滋滋的想道：”原来她的要害在这里，竟然比花心还捱不住弄，这次定搞出她的阴精来尝尝。“压在她股上一下下大创大弄，转眼过了近百下，眼见凤姐似欲捱不住，但自己也酥酥的极畅起来，忍不住哼道：”好姐姐，你还不丢么？“凤姐趴在绵被里，嘴儿咬着枕巾，娇吟道：”小哥哥～～你再……再忍一会儿，人家……人家就……就要来了……“宝玉便苦苦强忍，再插没多少下，只觉精关已是摇摇欲坠，又闷哼道：”姐姐，快丢呀，我要忍不住了！“却见凤姐长及腰畔的紫发乱甩，欲仙欲死地娇喊道：”不要啊！你……你再弄几下狠的……就……就……“宝玉倾尽全身之力，将那硬极的大肉棍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往下猛戳，龟头下下皆深深凹入凤姐阴内的痒筋，猛的一口气提不住，一阵奇酥异痒直透茎心，终于崩溃，射出了他这一晚的第三次热精来……忽听凤姐腻腻的娇呼一声”给你了……“，宝玉销魂中看见她双手死死的抓住棉被，趴在那里一阵痉挛，蛮腰上的玉肌一下下抽搐起来，两瓣圆圆的雪股也不住蠕动，时收时舒，忽觉龟头上被一片软软的液体浇下，整根阴茎都酥麻了起来，还没回过神，已看见一丝丝白浆从自已插住的蛤嘴缝里冒了出来，才昏昏沉沉地想道：”终于搞丢姐姐了……“王熙凤（四）宝玉耸了几下，龟头忽在深处碰到一个软嫩之物，猜是花心，便追杀过去，却觉龟头似被一张婴儿的小嘴咬了一下，滑腻无齿，顿浑身一震，正销魂万分，转眼又失，宝玉急忙挺腰摆股四下寻探勾弄，好一会才失而复得，宝玉便从旁边取过一只靠枕，塞入凤姐臀下，抬高下体，顿见成效，开始频频勾弄到她那嫩嫩的花心了。

宝玉望着凤姐的身子，又瞧出一处美妙来，平日只觉她身材苗条，原来都叫她那刀削的香肩与细细的蜂腰给诳了，如今脱光了衣裳，才发觉到了那胯下便突然宽大起来，下边的两只玉股竟是异样的肥美圆硕，与那苗条的上边形成无比诱人的对比效果，而且两瓣玉股雪溜溜、软弹弹的，随着自已的撞击抽插，晃起了一波波眩目迷人的白浪。这种玲珑浮凸的身形，又是所玩过的几个小丫鬟绝无仅有的，宝玉销魂之极，下体大开大合，连连深突，龟头用力插到花心，突然竟能陷进去大半，前端所触皆是娇嫩嫩滑溜溜之物，更是快美无比，幸好他下午刚快活了一回，才没一下子崩溃。

凤姐美极，抓了一只绣枕抱在怀里，那种妇人暖昧甜腻的吟叫如泉涌出，咬着汗巾娇哼道：”宝玉，姐姐……姐姐给你弄坏了，嗳呀～～“忽的一个魂飞魄散，仿佛被宝玉的顶穿了身子，阴内花心一吐，便排出精来。

宝玉只觉龟头上一烫，深处似有什么东西淋过来，热乎乎地包了龟头一层，俯头又见凤姐那股沟上的玉肌一下下抽搐，跟袭人快活极了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暗忖道：”莫非凤姐姐被我弄出那东西来了？不知是什么样子？“宝玉依然不肯，拉住了凤姐，半晌方低声腻着道：”好姐姐，再跟我耍一回吧！“凤姐睁大了眼睛，凑近宝玉，笑咪咪地望着他那张俊脸，玉手轻轻捏了捏他下边的宝贝，呢声道：”还想姐姐呀，可惜它不成哩！“宝玉的宝贝虽说软绵绵的垂在那里，却仍是肥硕诱人得令她有些爱不释手。

宝玉红着脸嚅嗫道：”姐姐还像上回车子里那样，用手帮我揉一揉，一会儿就成了。“凤姐儿也晕了脸，斜倚着宝玉，跟他脸贴着脸，柔声道：”真的这幺想姐姐？“宝玉点点头，在她耳畔小声道：”想煞了，姐姐里边的美妙刚才还没尝仔细哩！“凤姐眼波似醉，皱着粉鼻对他嗔道：”好贪心的人呢，想一下子吃个够幺～～“宝玉搂着她，笑道：”是这幺想，却只怕永远吃不够哩！“凤姐嫣然，欣然动手，柔荑搭上宝玉的玉茎，巧妙抚弄揉捏起来，还不时扭头妖娆地瞧瞧宝玉。没一会儿，宝玉下边那宝贝果然又高高的翘了起来，虎虎生威。凤姐瞧得心里发酥，甜笑道：”宝二爷，舒服了没有？“宝玉叹道：”要是这会子有你屋里的那些画儿瞧着便更快活了。“凤姐美眸一转，想了想，道：”也里倒也有一册，是我前阵子从屋里带过来的，你想看？“宝玉大喜道：”在哪里？“凤姐朝床头枕边的一只做工精致的小藤箱呶了呶嘴，说：”在里边，你去拿。“宝玉伸手拉过箱子，打开一瞧，果然有一本锦绣册子，上边写着：《玩玉秘谱第陆册》，旁又有小字题注：”品玉阁曼虚灵“。宝玉忙翻开一瞧，里边果然是画了一幅幅妖精打架的春宫图儿，旁边还配了一行行字体娟秀的香艳诗词。

宝玉笑道：”姐姐说不看这些东西，怎专在这里放了一册？难道我哥哥也过来这边看？“凤姐嗔道：”你再笑人，便还给我，你这东西这自已弄去。“宝玉连忙笑赔不是，专心翻看那春宫，不一会便瞧得如痴如醉了，加上凤姐儿的柔荑抚慰，真觉神仙不过如此矣。

凤姐在宝玉下边揉弄了一阵，见手里的宝贝涨得跟臼捶子一般，前端那龟头红通通、光润润的，茎身又现出一条条小龙似的青筋来，不由心神迷醉，竟突然俯下身子，轻启朱唇，把嘴巴罩到了宝玉的宝贝上，一阵吸吮咂舔，顿把那宝玉给美上天去了。

宝玉哼哼呻吟道：”姐姐，你平日也这般侍候我哥哥？“凤姐儿吐出他那粒巨硕无朋的大龟头，娇喘道：”他不配，这会子别老提这个人好不好？“宝玉听得欢喜非常，忙道：”好，再不说他了，姐姐，你再来呀，弟弟好快活哩！“凤姐娇媚地横了他一眼，又启朱唇罩到大龟头上，胀得桃腮鼓起，香舌无路。

宝玉翻过一幅春宫，只见上边正亦画着个女子与男人在花园的灯笼花格架前口交，那男人还抱着女子的玉股，手掌在阴户上戏弄，旁有题跋：法曲献仙音。花满雕栏，春生玉院，乐奏九成将倦。口品洞箫，手摩花钹，不数凤笙龙管。细细吹，轻轻点，各风情无限。情无限，毕竟是云雨偏云半，怎疗得两人饥渴恋？

鹞子扑翻身，方遂了一天心愿。

宝玉看了这一幅，再细细品味那题跋，只觉妙趣横生，也伸手探到凤姐的股沟里勾弄，所触皆黏腻水淋，滑不留手。宝玉尚欲与那画上比美，喘气道：”好姐姐，你瞧这幅画儿，那女人含得多深哩，根都不见哩！“凤姐一听便知他的意思，尽力容纳，无奈宝玉的宝贝奇大，拚了命也只能吞掉三分之一，龟头前端已是抵到喉垂，刺激到那里的粘膜，连呼吸也困难了，涨得玉容嫣红，哪能套到他根部？

宝玉却爽得魂魄皆酥，龟头前端抵触的那一种娇嫩，又与女人花房深处的那种娇嫩有所不同，另有销魂滋味，他一头倒在榻上，继续美美地翻看那册春宫不一会，又觉凤姐吐出了他的宝贝，娇喘吁吁地舔到了他的根部，接着又撩到了囊袋上，心里暖洋洋的，迷得一塌糊涂，竟抬起屁股来，呻吟道：”姐姐，再往下边亲亲呢！“凤姐嫣红的俏脸霎间又深了几分，瞧得宝玉那地方，犹豫了好一会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闭了眼，吐出香舌，舐到那个地方去，只觉舌尖有点发木，所触粗皱，幸好并没有什味道。

宝玉却是浑身一震，四肢紧绷，仿佛被人点了死穴，欲仙欲死的大口喘气，上边那根大宝贝翘得悠悠乱晃。

凤姐在下边幽幽娇喘道：”你屋里的那个袭人这样侍候过你？“宝玉摇摇头：”在那里动弹不得，别说这地方，就是那根宝贝袭人也不曾舔过。“又觉凤姐儿的滑嫩舌尖挖入里边，竟丝毫不畏那处腌脏，爽得无以复加，脑子里昏昏沉沉的想：”她居然肯这样对我哩！“心头美意，不知如何表达，忽闷哼道：”凤姐姐，弟弟好爱你哩！“凤姐儿一听这话，芳心狂跳，浑身酥酥的，再无顾忌犹豫，滑嫩的粉脸埋在宝玉股心里，只把他舔舐得更加尽心尽意。

正是：嫩丁香乐坏俊公子，胡乱语醉倒美娇娘。

凤姐早看出这偌大的荣国府，将来无非尽系在贾琏和宝玉这两个人的身上。

贾琏不学无术，只能钻营些歪门邪道，前途已止；宝玉虽然无心读书，但是天资聪慧，若是哪天发奋起来，前程自然远在贾琏之上，东府这边将来多半还是要靠这个宝二爷的。她有心拢络宝玉，叫他忘不了她的好，所以这一切皆出于心甘情愿，反而被惹得芳心迷乱，淫情炽燃。

凤姐儿忽坐起身来，娇喘吁吁道：”舌头酸了，不睬你啦！“宝玉丢开手中的春宫，也猛地起身，满面赤红，兴奋如狂，一把将凤姐按倒榻上，双手捉住她两只足踝，高高压在她两边乳旁，下边对准玉蛤一搠，顿扎出一大股黏稠的蜜汁来，竟有一滴飞溅到自已的胸膛上，入眼淫亵无比。

宝玉粗喘着，巨硕无比的玉杵，在凤姐儿的娇嫩里一下下勇不可阻地狂抽起来。凤姐粉臂抱住宝玉的脖子，下边翘起来迎着抽插，娇喘吁吁地望着他，眼里尽是柔情蜜意，只觉一下下入时如揉到心儿上，抽时又似把肝脏都拖了出去，竟浪声娇哼道：”宝弟弟，姐姐这样……这样腿开开的给你玩，喜欢不喜欢？“她天性淫荡，却从不肯完全放开，便是与那贾蓉、贾蔷偷欢时也要装模作样的作些矜持状，如今对着这个宝弟弟，不知怎幺就恣情放肆了。

宝玉点点头，销魂道：”姐姐，你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快活极了。“凤姐儿便又妖妖娆娆的欢叫道：”姐姐也好快活呢，你瞧，姐姐被你弄流了多少水了～～嗳～～你快瞧哩～～“她自已浪得发酥，忽又尿似地涌出一大股春水来，把玉茎洗得油光滑亮，惹得宝玉更是淫兴如狂，百般乱入，揉得玉碎红裂。

凤姐儿美不可言，忽想起一样宝贝，便挣扎着探手到那小藤箱里拽出一条火红红色泽鲜艳的大罗巾来，不正是贾蔷不久前送与她的房中秘玩”欲焰红罗“，胡乱塞于玉股下。宝玉以为她怕淫水污了床榻，并未在意，不一会，忽觉凤姐花房里边烫热起来，又光滑非常，裹得阴茎好不舒服，更奇的是弄到深处，刚才那粒软中带硬的花心竟变得软烂无比，龟头扎到上边，美得连骨头也酥了。

凤姐却觉股下那条罗巾有阵阵温热传上来，熏得身子都热了，心里也变得懒洋洋的，而宝玉的每一次抽插，皆感觉得清清楚楚，特别是花心被龟头挑到，美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比上次被贾蓉、贾蔷兄弟俩用这宝贝玩还爽利得多，才没几下，竟差点要排出精来。

原来这”欲焰红罗“乃天津”点花楼“秘制的房中秘宝，前后一共只做了二十九条，每条价值近两千两银子，专卖达官巨富。据说是”点花楼“里的名师用了上百种催情与补身子的名贵药材蒸煮三年而成，其效自然非同小可。

凤姐咬唇苦捱，那要丢身子的感觉一浪浪地袭来，宝玉的大龟头下下皆能挑着花心，偏偏他又贪心，尽在深处留恋，上下突刺，左右穿插，凤姐儿忽觉一下被挑狠了，终一个哆嗦，但觉一股奇麻无比的极乐从嫩花心流荡到全身，通体皆融，雪腻的小腹一鼓，那浓稠滚烫的妇人阴精便排了出来，欲仙欲死地娇呼道：”宝玉，姐姐又……又叫你给……给弄坏啦～～别动呢！“宝玉已跟凤姐有过两次经验，知她丢身子时的喜好，忙依言抱住，茎首紧紧的顶抵她的肥美花心，只用腰力不住揉弄，大龟头竟又陷入了那娇嫩里大半，迎面淋过来数股烫乎乎的阴精，照单全收，美得骨头也酥了。

凤姐丢得乐不可支，玉臂死死抱住宝玉的屁股，下身拚命向上迎，突觉宝玉的龟头竟似顶穿了花心，深深的又入了一节，不知插到哪里，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浑身香汗浆出，心头森森然的，吐舌呼道：”死了～～真的叫你给弄……弄坏啦～～嗳～～“雪腻的小腹不住抽搐，美得死去活来。

宝玉肩膀压着凤姐儿的高翘的玉腿，双手抱住她那肥美雪腻的大屁股，一个劲的往里抵，忽觉龟头竟能破开那团娇嫩，再度慢慢的深入，前端一滑，不知去到了哪儿，四周软绵绵的包过来，奇滑异嫩之物一团团贴着龟头不住蠕动，那滋味从未有过，心里畅美无比，转眼就射出精来。凤姐儿张着嘴儿，再无一丝声响，全身骨头宛如化掉，已被宝玉注成软烂一团。

姐弟俩一个是千般风情如饥似渴的美妇，一个是俊美过人精力旺盛的少年，一旦捅破了那张薄纸，自是浓云密雨，销魂无度，待到了子末，方整了衣裳，携手出了小木屋，恋恋不舍的呢哝相嘱一番，才各自踏着皎洁的月色离去。